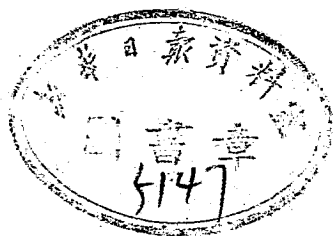


做好查減工作



做好查減工作

- 一，貫徹查減與減租是目前工作中心。
- 二，今秋減租工作的幾個具體源則問題。
- 三，行政幹部必須領導人民保證與貫徹減租法令之執行。
- 四，假減租的原因。
- 五，過去減租為何不徹底今後應怎樣消滅假減租。
- 六，用算賬方式檢查假減租，做到自己查互查大家查。
- 七，在目前工作緊張頻繁中如何抓住中心工作。
- 八，查減中用算賬啓發方法，打破幹部羣衆自滿現象。
- 九，幹部在查減中克服了太平自滿觀念，又犯形式主義毛病。
- 十，加強幹部思想教育。
- 十一，怎樣查出假減租。
- 十二，平順路家口村檢查減租的經驗。

▲ 附 錄

劉鄉長的事務主義作風與官僚態度。



貫徹減租與查減應是目前中心



秋收已到，組織秋收與貫徹減租與查減，已成爲羣衆今天最迫切需要解決的一樁中心問題。前會提出收復城市與鞏固鄉村同等重要的意見，這是指整個三分區的任務而言，如具體來說，目前除瀋陽如城海曲秦城一線的區鄉，仍應以收復城市爲其中心工作，以及新解放的城鎮必須加強城市工作外，其他各區，也無不新老解放區，統應以組織羣衆秋收與貫徹減租與查減作爲目前的中心工作。即是某些區鄉，擴大武裝的任務沒有全部完成，也應暫時放在一邊，立即把工作中轉移的方面來，等到這一中心工作完成後，再來努力完成擴大武裝的任務。對於這一工作中心任務的提出與工作秩序的排列，各級領導機關與幹部，是不應該有絲毫猶豫的，在今天我們更應認識，抗日戰爭勝利結束後，在國際國內的新形勢下，解放區的鞏固和平，民主，團結建國的任務能順利完成，端賴有更進一步的羣衆力量作基礎。所以，貫徹減租與查減，以發動與組織廣大羣衆力量，減輕剝削，發展與鞏固民主統一戰線，則在今後新的歷史時期中，我解放區人民將有力的參加和推動爲全國的和平，民主，團結而奮鬥的事業，將一定能勝利地實現此歷史的任務。

所以，今年秋季貫徹減租與查減，更有其嚴重的政治意義，我各級領導機關與全體幹部，必須下最大決心，以最大努力，來做好這個工作；在新解放區，普遍徹底的實行二五減租，在老解放區，繼續深入的消滅不減租假減租的現象，爲要完成這一鉅大任務，我們必須採用兩種不同的工作方式：

第一，在老解放區，必須採用約法細則的工作方式，反對幹部中盲目樂觀的心理——我三分區的減租工作，到今年已進入第六個年頭，雖然過去曾經兩次大規模的查租退租運動，減租較爲普遍，但還不能說是真正普遍的徹底，根據今年夏季，我們所了解的材料來看，不減租、假減租、明減暗不減的現象，還相當普遍的存在，甚至還有個別地主到今天從未減過租以及加的減事情發生，這就使我們更確相信減租的普遍性與徹底性，而百倍的警惕了我們。對這一現實問題，主觀在夏季雖會一再提出，但依然仍被某些同志所忽視，存在太平觀念，抱，盲目樂觀心理，自以爲減租已做過了，對不減租的客觀現實，熟視無睹，滿足於形式表

面，對上級所提出的貫徹查減，並未引起他們的重視，種種盲目樂觀的心理，其所以產生，是由於我們有些同志對減租的艱苦性認識不足，同時，也由於我們某些同志粗枝大葉，不深入，不實際的官僚主義作風在作怪，以致不能透入實際去了解減租的真實情況。這對於今秋的減租確是一大敵人，絕不應再讓其繼續下去。因此，我們要求同志們絕不要再存盲目樂觀的心理，必須面向實際，深入實際，不管過去減租已徹底未徹底的地方，均必須以調查研究的精神去了解減租的真實情況，認真切實的去調查統計主佃的數量，研究他們每個過去的與現在的相互關係，了解他們過去的與現在的經濟狀況及其生活上所起的變化，從而從各種材料中去判斷誰是減過租的，誰是未減租的，今天我們只有進行這種極其精細的調查研究工作，才能明瞭減租的真實問題，真實情況，一切只憑主觀臆測，無根據的認為減租已經徹底，因而就盲目樂觀，這是一種極有害的態度，這種態度是對人民不負責，對執行法令不負責的惡劣現象，我們必須堅決反對與克服之，誰再抱此態度，將是一種不可容許的錯誤。

第二，在新解放區，必須採用大刀闊斧的工作方式，大量的放手發動羣衆，組織農會，造成羣衆減租運動的熱潮，依照蘇中所頒佈的土地租佃條件實行二五減租，大手大腳的轟轟烈烈的大計劃的去進行工作，不能束縛自己的手脚，失去時機。在湧進減租運動的廣大羣衆面前，更不能畏縮，不能害怕，並應運用行政力量。一方面因為農民在未起來前，依賴性很大，他不同於工人，他往往需要外力！即用行政力量先給他以援助，才更易發動起來，另一方面在羣衆未真正起來前，羣衆力拚命阻撓，所以需要運用行政力量，使他不敢阻撓。總之，我們必須運用一切幹部，不能畏首畏尾，顧忌多端，一定要於最短期內打開局面，自上而下的去推動去發動，把廣大無組織的羣衆團結組織起來，普遍做到徹底減租，改善農民生活，恢復農村生產，造成基本羣衆在農村中之優勢，以達到鞏固新解放區的目的！

以上四個工作方式：在老解放區的精雕細刻與新解放區的大刀闊斧，這兩種不同地區的不同工作方式，應在我們幹部中有明確的認識，按不同情況而靈活運用，為完成貫徹減租，保證交租，組織羣衆大多數，任務而鬥爭！

至於減租工作中的一些具體原則問題，以及一些領導與工作方法等問題，當陸續有專文論述。

今秋減租工作中的幾個具體原則問題

今年秋季查減與減租中，有很多具體原則問題，除了蘇中土地租佃條例已規定的，應堅決遵照執行外，茲就我們根據目前發展情形研究所及，特提出如下意見，供各地參考：

一，在新解放區，農民從未得到減租利益者，一律從解放之日起，依土地租佃條例，實行減租，但在某些新解放區，農民曾經得到減租利益，而地主憑藉敵偽勢力，恢復原租額，或甚至把減去的部份又倒回來的，我們的意見，今年秋季仍從解放後減起，是否退租或如何退租，將來政府當局，自有妥善辦法，明文規定來解決這一問題的，因為在這些地區，有的減過，有的未減過，有的地主遭敵偽騷擾很厲害，有的地主勾結敵偽，甚至加了租，發了國難財的，如一般化的來規定了，那曾經減過租的人要退租，沒有減過的人只從解放後減起，如做起來含有許多不公平的地方，關於這一點，我們應該向農民解釋，將來政府自有辦法規定，到那時再行來解決。

二，在老解放區的減租情形，是不平衡的，某些地區有些落後的與有惡勢力的地主，到今天從未遵章減租，或減了又倒回去的，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在某些小地主或沒有勢力的地主身上，減得過火的現象，亦復不少，這類情形的產生，是與我們某些立場不穩，認識模糊的鄉村級幹部的恠情營和，懼強凌弱的惡劣作風，是分不開的，因此，我們必須在查減中來教育與改造這些幹部，必須糾正與消除這種違反政策法令的極不應有的現象。

三，無論新老解放區；在查減與減租中，如發現現抗戰後增加租額者，均須除去所增加的租額部份，再行二五減租，如確實為貧苦小地主者，亦須設一五稍低，但仍應減租。同時，減租只能減一個二五，不應在減租後又以老斗改市斗，再減一個貳五，或在新文改老文，老文改新文中，或故意壓低正產量標準，減去其超過千分之三百七十五的部份，使地主吃虧太大，無以維持其生活，如有個別地區已經這樣做了，而地主確實生活無法維持者，應依據業佃雙方實際生活情況，適當調解，在以後交租中，可酌量分期補交一部份。

關於老斗改市斗，或將原租額折成市斗再行二五減，或二五減後再將所除租額全部折成市斗、換訂新約

，加以老斗換市斗恰等於二五減租者，亦可改成市斗換約，均不應有加倍減租現象。

關於新文改老文，或老文改新文，均暫依照征糧畝數計算，其畝額如較租約上增多或減少，可在減租後將原畝租額總和，以新確定畝數平均之，換訂新約；或將原租額總和以新確定畝數平均後再行減租，換訂新約；總之，均以其實行一個二五減租為原則，如減租後，租額仍超過正產量千分之三百七十五者，應再除去其超過部份，至千分之三百七十五為止。

至於收穫量的確定，除個別特殊土質外，一般應依照當地土質相當的自然區域，幾年來正產量平均計算，集體議訂之收穫量合理確定後，千分之三百七十五才有所依據。

四，無論過去或現在業主因減租而拒絕收租，企圖一待老中央來照原租額收租，甚至妄想加租，心懷不良以對抗政府法令者，其責任在業主，佃農所欠下來的租，可一律全部不交，以示懲戒。

原因在於減租或佃租過火，業主因而不收租，責任不能完全歸於地主，應根據業佃雙方實際情形，適當調解，如業主生活困難者，佃農不必再扣因佃租過多以致在秋季，甚至以後仍收不佃租，即自秋季根據新租約交租。業主較優裕者，經公議酌量少扣。

如業主不在解放區，多年不收租，佃戶所保存的租谷，如有損失，佃戶不負賠償責任，留佃戶無力交出者，亦應合理調解，減免若干年，結算陳賬。

業主原住淪陷區，而歷年未收到租者，可根據業佃雙方情形適當調解，業主優裕而佃農貧苦者，以往予以免交，秋季起交租，業主生活困難者，可視佃農情形在以後酌量分期補交一部份。

五，關於摘田換約問題，應根據統中條例中所訂之原則，堅守執行，凡租約期滿無論有無經過政府判決，必須經過縣以上政府始能執行，一般應鼓勵業佃雙方繼續根據二五減租的原則重訂新約，這是為了發展農業生產，繁榮農村，改善與保證農民生活所必需。

六，凡遵照法令減租者，均應保證交租。

以上所提出的幾個具體原則問題，望各地研究執行，使我黨的土地政策能正確的有効於今秋減租的工作中，進一步團結廣大人民，為和平、民主、團結，建設新中國的事業奠定深厚的強大的羣眾基礎！

行政幹部必須領導人民保證與貫徹減租法令的執行

現在抗日戰爭已經勝利地結束，新的歷史時期已經到來，全國人民已經進入爲和平、民主、團結而奮鬥的時期，在過去的歷史時期中，我行政幹部，爲了堅持抗戰，實施民主、改善民生，會歷盡千辛萬苦，流過許多血汗，爲民主的聯合政府奠定了深厚的羣衆基礎，在今後，在新的歷史時期中，爲要保證國內和平、鞏固國內團結，爭取民主政治在全國實現，就必須要使解放區的民主政權更加鞏固，更加有力，更有廣大與深厚的羣衆作基礎，因此，貫徹減租與查減，以發動農民羣衆，削弱封建剝削，掃除民主道路上的障礙，團結更廣大的民主階層，是鞏固民主政權，使其成爲『鐵統江山』，不可戰勝的基本環節。

所以，我們認爲：在今年秋季，我全分區的各級行政機關與全體行政幹部，必須抓緊當前的秋收機會，領導人民，保證與貫徹減租法令的執行；過去某些行政幹部，對減租工作，不去領導，不去配合進行，認爲單純的羣衆工作，因而形成脫離羣衆的官僚主義，這些偏向，必須迅速糾正過來。

要知道，減租是我們民主政府的政策，頒布以後，就必須組織執行，組織審查，如有違反這一法令，即應加以干涉，過去由於我各級政府未重視此項工作，以致造成有些地區的羣衆鬧爭，得不到政權的支持，造成農抗代替政權來解決糾紛，造成羣衆不知地主不減租即是違反政府法令，就可向政府控告，進行合法鬥爭，凡此種種缺乏羣衆觀念的官僚主義作風，我政府工作人員必須從觀點上認識上行動上加以徹底轉變。

因此，今秋的減租工作，我各級政府與行政幹部，就必須做到：

- 第一，各縣市區鄉政府，均應以老解放區爲查減與新解放區的減租工作作爲一切行政工作中的最中心工作，領導與配合進行。

- 第二，應把我們的土地政策與土地租佃條例，在幹部中普遍進行教育，在羣衆中廣泛宣傳解釋。

- 第三，普遍展開『自己查互查大家查』的羣衆路線的查減運動，消除認爲『我們的租已減得很普遍很

徹底的麻痺自己的現象。必須認識：佃農屈膝或麻痺傳於封建地主的手腕下，不致減租，甚至減了又送回去或恢復原租額等不減租假減租倒減租的現象，依然嚴重存在，在今年秋季中，必須消除這種現象。

第四，各級司法機關與司法工作人員，在電時候也必須以處理減租訴訟業佃糾紛為中心，緊緊配合這一運動，遇有此等案件，必須起早帶晚的來調查與處理，絕不應輕視或忽視，除了被動的應付這些案件外，還必須主動地去調查檢舉，主動的去進行法令政策的宣傳解釋，主動的去解決這些問題。

第五，在減租與查減中，亦須同時照顧到小地主利益，反對一般化的做法；在地主遵照政府法令實行減租後，亦必須保證交租。

我們希望，我全分區的行政幹部，立即行動起來，加強羣衆觀念，克服官僚主義，為領導人民，保證與貫徹減租法令的執行，鞏固民主政權的光榮任務而努力奮鬥！

假減租的原因

據一個萬村調查三十七家佃戶，只有八九個佃戶真正得到徹底減租的利益，其他二十八戶總是假減的，兩戶打空頭支票，打欠條的，兩戶是一九減的，其他二十四戶也都超過百分之二七五的，但三十七家佃戶，只有八個佃戶是不願減的，（這些是吃齋念佛的中富農或有出給他人種，希望剝削其他的佃戶），還有二十九個佃戶，照理就該徹底減租了，但爲什麼徹底減租的，只有八個佃戶呢？原由究竟在那裏？一方面，是部份地主頑固硬不願減租，另一方面是我們個別幹部在工作作風上有些毛病：

▲僱傭觀念——大家認爲減租工作是替公家做的，沒有把它當做種田人自己的事在前年秋收減租的時候，就限定一箇鄉的裁租工作，於一個星期完成和其他鄉比賽，去年夏收時鄉幹是一個村一個村的減，這樣就變成了形式的減租，區委去查到減租，會長就會說：「我們這裏減租很徹底」。區委指出不徹底的佃戶，他已會拿出減租的賬兒說：「只有他們一二戶」他們心裏認爲替公家辦公，要辦得好，否則個人沒得面子，恐怕擬受上級批評。

▲太平觀念——他們聽到查減，就認爲是老一套，不了解減租工作，是個艱苦的工作，認爲自己看到佃戶

租減到手，就寧澈底，不知道農幹日裏的減了佃戶，夜裏又偷送給看板了。或是給老板哄騙去了，傳揚鄉這種情形，也不在少數。

▲害怕心理 個別幹部聽到特工造謠說：「孫良誠是老中央，天上一只小飛機是孫良誠的」，他們心理就害怕起來，當然談不到領導農民減租。還有邊鄉農民因僞軍常下鄉綁架勒索，老板利用僞軍的下鄉，進行恐嚇佃戶，這樣假減租以現象，就更多了。

▲恩賜觀念 幹部替佃戶減了租，就好像是佃戶的恩人，會長和人談到話怎樣說：我替人家減了多少租，（其實并不）×××是我替他減租的，否則他不得翻身，所以就產生了有的佃戶找他減租他不高興，他不認識我們是應該勞苦羣衆服務的。

▲代替包辦 減租了，拿本租約簿子，一個人跑東跑西，什麼事也只一個人去解決，不放心其他委員和幹部去做。

減租時，不注意發動佃戶減租工作，不和佃戶商議討論，只看到表面，一減就算了事，看不起佃戶，認為佃戶是死腦筋，只要幫佃戶減下子就算了。

佃戶找到會長減租就會聽到說：「明天到那裏會我」碰到落後農民，不敢減租的，還要罰他，曹寶旺就被罰掉兩擔租，去年冬學時，也罰了×××兩担，這樣越弄越不能發覺假減租也就越糟了。

▲強迫命令 岳子成吃了孫家老板的酒，減租時就恐嚇佃戶，不准多減，有的佃戶因田裏收穫少要多減些，他就強迫說：「就是二八，你不依去打官司」，還沒有發動起來的農民，那裏經得起強迫呢？

農抗會也暫或硬委委員小組長負責去減租，但這些幹部，總是只知道去做，而不知爲什麼去做的。

找到農抗會長減租了，老板說：「租穀聽農抗會長說」，佃戶也說：「聽會長吩咐就是了」，會長就要「佃戶憑良心」，佃戶聽到會長要他憑良心，無形中就受了威脅，不敢講話。有一次對×××士紳的租，無原則的就少減，自己到老板家中去吃麵吃酒，實際佃戶的租一個也沒有減到。

由於我們部份幹部在思想上的作風有些毛病，減租工作當然不能澈底了，大家都細心的進行了研究，知道一切工作必須走羣衆路線。他們從這個思想教育上加強了對查減工作的信心，又從查減工作中提高了他們的

過去減租爲何不徹底

今後應怎樣消滅假減租

據調查過去減租不徹底的原因：首先是鄉幹在思想上普遍存在如下三種不正確的思想：

(一)「忘本思想」：農抗中一部份活動份子自己得到了減租利益後，就忘記了基本羣衆；或認爲羣衆「落後」，就不去發動還沒有減到租的羣衆減租；或受某些地主的利誘麻醉，思想被腐蝕，同情原諒地主的思想滋長起來，因此更脫離羣衆，看不起羣衆。(二)麻木不仁的太平觀念：認爲減租已三四年了，而且親自進行，以爲減租已經徹底，沒有假減租了；或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不能明確認識到體力勞動性的反動性，減租是長期的艱苦的鬥爭。(三)怕麻煩的「磨潭主義」思想：就是某些幹部死守本地，不願到外地生疏的工作基礎差的地區去開展減租工作；另一種是喜開大會發動大的鬥爭，瑣碎細膩的清理工作認爲麻煩頭痛，不高興做，因此造成減租在地區上不平衡狀態，與不能消滅假減租。而過去查減路線又以行政檢查法令執行爲主，沒有造成羣衆性的查減運動，其具體表現爲：從縣組織檢查團到區組織檢查隊，發展到鄉裏組織檢查隊，進行季節性檢查；查減方法，以檢查團或通過佃農中積極份子，進行個別調查訪問，更有僅以開一個各階層座談會的方式，企圖達到消滅假減租。對處理假減租的辦法，則大多數由行政上個別調解，或則將業佃雙方扣押，迫使實行減租，或則開會「鬥爭」，在會議上漫罵他們「落後」「愚蠢」。該文內又稱：過去的查減，在實質上都是以行政路線爲主的（儘管口頭上文字上沒有這樣說），農抗團體獨立性被剝奪了，祇起了些配合輔助作用。單純法令觀點，就不能更進一步的發動羣衆，組織提高羣衆積極性。更由於依賴行政法令，因此並不能解決落後份子的思想問題，幹部只是簡單，爽快，出風頭，強制執行，單純爲了完成上級的任務着眼，因此假減租始終存在，不能貫徹二五減租的政策。對今後如何貫徹查減，該文着重提出：首先必須糾正幹部思想上所偏向，深入檢查，充分漫談，領導上不變過早的做結論，使他們從思想上真正擺通問題，

幹部積極性會提高。其次是堅決實行羣衆路線的查減：凡是佃農，即使是區鄉幹部，也應編入佃戶小組爲組員，發揮集體查，互相查，羣衆查羣衆，羣衆查幹部，幹部查羣衆，把查減的權利與責任大而信任的交給羣衆。也只有這樣，才能啓發廣大農民對貫徹查減的積極性，養成農民團結互助的集體觀念。最後該文指出查減羣衆路線的三個關鍵點：正確的使用先鋒份子，（祇有啓發教育與團結的任務，沒有責備與打擊的權利）；正確對待落後份子（應該是同情，與愛護激勵的態度，不是厭惡，諷刺與教訓的態度）；適當使用行政力量（祇是配合支持的與保障的輔導作用，不是以此爲主的包辦作用）。

用算賬方式，檢查假減租 做到自己查，互相查，大家查

三倉區委召開鄉幹會議，檢討了查減工作中的路線問題，并以古魯鄉一總村做典型研究。經驗證明：只有啓發佃農用算賬的方式，檢查假減租，才能真正做到自己查，互相查，大家查；才能使佃農更進一步的把查減當做自己的事來做，也才能貫徹查減法令，更正確的由他們自己來執行。

佃農中有着三種人：一種是敢說，敢講，敢減的積極份子，他們心想：『現在政府不是以前，新四軍民主政府不欺窮人』。不但自己減租倒租，還幫助其他佃農算賬，說理，減租；第二種人是不找不說，找了也沒說，要和老板算賬，但怕『出頭椽子光爛』的申謂份子；還有一種是『只圖安樂少求財』，心想：『新四軍沒有來我也一樣的過了日子』，『混得糊塗混，省得惱人』的落後份子；三種人中，第二種人多，第三種人是極少數。因此，如何通過積極份子，幫助『影響中間份子進行互相算賬，具體解決假減租問題，爭取與教育落後份子，這便是我們在查減工作中的羣衆路線問題。』

根據鄉幹會的檢討以及對一總村的典型研究中，我們覺得過去掌握這一原則，了解羣衆，相信羣衆，啓發羣衆，把查減工作交給佃農自己去，使他們更多的事，這是自己的事，還是較差的。這主要是由於他們思想上存在着單純的『任務觀點』與『法令觀點』，幹部做了『查減大臣』，結果也必然不能很正確的走羣

衆路線，而是走着下面兩條路線：

(一) 開會路線：把查減停留在會議上，以爲會上埋也說了，也鬥爭坦白了，而且倒了租，那裏還敢假減。因此，有些在會上倒租後，打欠除把佃戶，借佃戶倒租糊做生意，至今不還，會上說好倒一石，只倒一斗的也有，使佃農感到：『羊肉不會吃到，落了陣羊臊氣』。但是，幹部認爲：『好了，這下子丟得不菲』。

(二) 碰巧路線：專門小手小腳地調查，碰到一個算一個，個別找，手工業方式的發現問題，解決問題。這常常會吃閉門羹，『減了租了，四老爺一來就減的啊！』『什麼減法呢？』『二五啊，照政府章程』；明明是假減租，偏偏不得巧，碰了壁。同時，碰巧路線的另一面，則往往不大容易從啓發羣衆着手，有着一種單純的『技術觀點』，用手段，玩花槍，如姜盈一個鄉幹做查減工作，找一個佃戶來問，佃戶說：『減過了，二十九年新四軍一到就減的』。他也明知道是假減，問僵了，叫人找這個佃戶的老板來，並且對佃戶說：『你來者板來，你不准同他說話，地主來了，問：『你家佃戶報告你假減租啊？』『我沒有假減』。『怎的沒有，你叫佃戶說說看。你說！』佃戶不做聲，只匿嘴。『可錯，他不好說，你老實點罷！』地主承認了，於是他就責罵佃戶：『你還沒有你家老板老實呢！』他也不問佃戶爲什麼會『不老實』。

兩條路線，歸根結底是走的幹部路線，正因此，佃農就覺得：『公家人叫我徠這樣子做的』。魯西一個佃農叫沈昆玉，我問他：『你四年減過多少租？』『公家人分的』，『你怎麼曉得可減租呢？』公家人有賬『，那麼你今年又怎麼知道假減租，要倒的呢？』『公家人追的』。這種回答，給我們的工作作風是何等深刻的諷刺！走這樣的路線查減，在佃農與政府幹部之間存在着某種程度的距離，或者隱瞞說謊，甚至日裏倒得來，夜裏送過去。我們有些幹部看到這些現象，不先弄清楚道理是什麼，竅門在那裏，於是感到『吃力不討好』，甚至怪佃農『不識好歹』，說是『善門難開』，灰心，有時候很氣，又恨，對佃農採取責備、諷刺甚至謾罵的態度。佃農不敢講話，則說：『唉，你怎的這樣晦氣，大膽的說啊！』佃農不敢要倒的租。則說：『你生來怕的是窮命，倒了租不娑，笑話！』又說：『除他的疑，真是一談一肚子氣。』佃農不敢說假減租，則『你老實說，從二十九年倒把你，你同老板爬一頭，不老實的話，就罰，倒了租也沒得把你。』越是急，佃農似乎越是『落後』我們的情緒似乎越不容易融洽。這到底是不是佃農『落後』呢？而他們又爲什

「落後」呢？先舉以下幾件事例：

如曹撤鄉徐四總一個潘姓業主的田，減了三熟租，業主對他說：「你不要把我揪急了，我把田一賣，再買幾畝，還得過身，看你怎麼弄法？」佃戶一想沒法，就與他倒四六分，始終不敢說出來。

又如古魯一個佃農假減租，給幹部查出來，幹部要給他佃租，他叫幹部把他自己扣起來，在大會上他才說，爲什麼呢！說是：「怕對老板不好，說話說不過去，田保不牢，」一扣就可以說：「沒法啊，公家人扣我，我才說的」。

再如梁濱揚立銓，去年佃老板家約一千斤糧，給老農抗會長借去二百多斤，鄉黨農抗代表大會，吃糧幾百斤，幾十個佃戶到老板家算帳吃了一頓，三斗米也算在這裏頭，結果，楊自己只得二百多斤，今年幹部查減，找他談，他不高興，說：「空歡個人，又得不到全租」。

從這些例子，可以知道佃農之所以「落後」。第一個就怕摘田，中國廣大農民都缺少土地，怕摘田是普遍的心理，尤其地主封建勢力幾千多年對農民的統治，農民忠厚老實，這些害怕未能完全消除。加之，現在某些頑皮地主對佃農的反攻，是「年頭到年梢」，「大年初一起到三十夜」。而查減只是季節性的進行，突擊的，認真把查減貫徹到一切工作中，一年三百六十天都注意到就非常不够，使那些頑皮地主有隙可乘。地主萬××說：「夏收秋收，我徠暫時避避風頭，過了風頭再說」。我們有些幹部只拿自己硬比佃農：「怕什麼呢？你看我徠就不怕」，這就不知道佃農不如我們這樣熟悉政府的政策法令，顧慮多，這些顧慮也還是爲了自己的利益着想的。如魯西鄉鄉幹查減一個老太婆跪下來求，讓她安安頓頓的過過，不要把田丟了，另外一家兒子同老板算倒賬，老子罵：「殺頭、要死！你不圖種田了！」他們生怕老板弄得不好看相。老板田一摘，自己就要往河坎裏撒，如果在查減後，我們能更進一步的保障佃農權益，啓發佃農知道如何保衛自己利益，佃農又怎麼會「落後」呢？

第二個是由於過去個別幹部顧佃農利益不够，有時甚至違反他們的利益，使他們懷疑，而這些地方又會給壞蛋份子某些頑皮地主藉口造謠生事。嚇嚇佃農，如橫河一個地主嚇佃農：「要倒租沒什說相，你呢？也要吃批評，挨罰呢！」以後分糧三三制，我倒混得過，你三分之一怎得過啊！減什麼租呢。」

我們應嚴格檢查：過去到底有那些地方沒有能從愛護，關心，啓發，幫助的方式進行教育佃農而採取打擊與懲辦的。我們完全不應該單純只是說佃農「落後」；而應該了解佃農「落後」的道理是由於害怕摘田，怕語言，多顧慮；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而且不應該責備佃農「落後」的。

從一總村的典型研究中，我們進一步看清楚了，以真正愛護佃農的態度，耐心啓發其自覺性，通過積份子，在村的佃農小組裏互相算賬的方式自己查，大家查，互相查，羣衆才知道怎樣算，而且敢於算以後，他們是知得頂「精緻」，一絲一毫也不肯推板的，因為他們已經懂得了過去爲什麼「千算百算抵不上老板一算」的道理，正如佃農組長方尤雲在算帳時向地主萬惟元說的：「之前你老板會把算盤把我徠佃戶嘴算尖了，衣裳算得剩了幾條筋掛在身上遮不住身子，那個時候，實在是沒法，怕算翻了臉沒田種，其實我徠也并不缺。現在佃農小組大家幫了算，不欺你老板；你老板也不要欺心隱瞞」。

此外，在領導上我們認爲對算帳須注意如下幾個問題：

(一)算帳不僅算假減租，要先算思想上的帳，打消佃農的許多顧慮，(如怕摘田)和一些落後的想法，如「算本不見利」等等。只有先算清楚這個，才能使他們說出真心話來，順利的進行第二步。

(二)算帳不同於一般佃農小組的檢討，要先防止先進份子與其他佃農脫節，不應單純強調「查」，以致使算帳變成檢舉。就不好。

(三)算帳要先抓住大家或大多數的人共同要求，啓發對算帳的情緒，如方尤雲佃農小組，就是抓住大家要求地主打種，施肥的要求，掀起算賬熱潮，然後再提出「親幫親，鄰幫鄰，和尙幫助出家人」，進入解決陳如容的問題。

(四)互相算清楚以後，立即要「乘熱打鐵」，轉向地主算賬，這是重要關鍵，這也是給佃農小組的一個考驗。在向地主算過以後，要在佃農小組內開會討論算賬中的優缺點，並擴大影響。

在目前工作緊張頻繁中如何抓住中心工作

目前工作在緊張頻繁中，一樣樣的工作，差不多都以突擊的姿態要各區同志在短期內完成。區裏不少同

志已經深感「吃不消」或「不知如何掉」了，但事急時促，每樣工作，都得須要各區迅速完成，目前有些區裏工作已經有雜亂無章的現象。直到現在，中心工作「套減」，還沒有很好佈置下去，或還沒有很好做起來。因此，對工作如何抓緊中心問題，就成了各區同志必須注意與靈活掌握的事體，縣委特提出一下意見，以供各區負責同志研究：

第一，各區同志必須正確認識今天之形勢和任務，形勢是在緊張變化中，為了保證和平建設的實現，擴大我們的力量，深厚我們的羣衆基礎，就非常必須的。只有如此，才能制止蔣敵偽合流，反共反人民進行內戰的陰謀，事實上，我們必須認識：反動派的內戰陰謀，已經在血淋淋的進行了。鬼子的出發「掃蕩」，到處流竄洗劫，「獨軍」堂而皇之的與鬼子和平軍在一處站崗，就是非常顯明的例子。這種形勢是不容我們忽視的，誰腦子裏有「我們解放了！」而稍「鬆弛」的想法的話，誰就是政治上的麻木不仁。因此，對目前形勢與任務的認識，應該具備高度的政治警惕性與戰鬥的緊張性，更應抓緊時間性，絲毫不容「勝利而鬆懈」的情緒！目前有的區裏個別同志，覺得縣委交下的工作太煩多了，「這樣那樣，不照顧下情」的怨言，已經產生。這想法實在是舊的工作看法，對目前的形勢與任務還缺少足夠的認識，這就是很不妥當的。我們應當很快弄通這種思想，緊緊地推動着好的形勢的滋潤。

第二，由於思想上對形勢的認識不足，因此在工作作風上，不少同志還存在着舊時的工作作風，慢騰騰，老一套，今天拖明天，一點不性急，不緊張，或者亂忙一陣，上面交一樣，揪一樣，工作失去了斷索性，顛到處，工作始終處於被動，結果鄉級幹部也疲勞了，情緒不高，本來不積極的鄉幹部性不動，自己也不知所措，總是覺得沒辦法，困難重重。對如此形勢，本來就熟視無睹，思想上他有他包袱的幹部，甚至怨尤及人。

所有這些，我們都忘記了從思想上來檢討問題，我們應檢查一下，對今天的形勢與任務認識嗎？這些問題打通了鄉幹的思想嗎？我們的工作方法方式靈活嗎？符合今天的形勢與任務之需要嗎？我們的作風轉變了嗎？

總之，我們的分工要很靈活，科學，新解放區，我們區裏要派人負責（可帶工作組若干人）過去的邊區

，我們應派人負責（亦可帶若干工作隊同志），老解放區各鄉的幹部，在鄉內要集中進行工作，反對坐在家裏，區裏負責同志要適中的抓住工作地區，不斷的與分在各處的同志取得天天嚴密聯系，不斷給各地同志發出指導，不斷地吸收各地同志的心得經驗，流傳到各地，這樣集中與一般相結合，幹部與羣衆相結合的方式，很需學習。

我們只有監督反問自己，檢查自己，才能找出我們目前所要改的毛病。

第三，對被我們領導的幹部（包括鄉級幹部及我們的羣衆積極份子），我們尙沒有完全搗通他們的思想，他們中還存在着勝利的鬆懈情緒，還存在着對形勢的幼稚幻想，還存在着對形勢發展的害怕心理，更有些幹部被謠言嚇住。因此，他們不能緊緊地環繞在我們周圍，不能緊跟在我們後面有一呼百應，羣湧而上的現象，因此有一些小資產階級的富美妙想像的同志，以爲今天形勢這樣好，一定是工作很順手，那知在實際工作中並非如此，覺得有些失望了，或者懷疑起來了，事實上這種對問題片面的認識，不切實際的看法，是我們自己的單純。我們必須懂得，新的勝利必有新的困難，我們的進步與成功，沒有一樣不是在向困難鬥爭中獲得的，世界上決沒有饒幸等待到的事物，因此，必須耐心決心的對我們的幹部，下大力量教育他們，百倍加強他們的階級教育和認識，行政幹部亦同樣須加緊時事的民主的宣傳教育，（就是羣衆性的階級教育），使他們在自己思想上有了正確的認識，像一九四四年的反「清鄉」動員工作一樣的，當他們有了認識，他們會將我們的工作，當做自己的工作一樣的。

以上一點意見，是要我們大家進行檢查的；當然有很多同志已具備了這些認識，工作作法也顯然與過去有了不同，這是很好的，但我們還要告訴其他沒注意到這一點的同志。

最後，我們再提出：我們目前的中心工作是普遍的貫徹徵租，澈底的進行查減，其他一切突擊工作，都應該在這個基礎上進行，不應該說要將鞋子等弄好，才做這個工作，而應該說在這個中心工作的基礎上，做目前的突擊工作。幹部分工要適當，幹部不够要大膽提拔一下，好的羣衆，區政府亦應吸收，便應很好將他們組織起來，能隨時協助區政府工作。

此致

靖江縣委十月一日

在查減中用算賬啓發方法 打破幹部羣衆麻木自滿現象

四分區各地深入查減中，開始打破了幹部羣衆麻木不仁的太平觀念與自滿現象，以漫談啓發與實例算賬相結合的方法打通思想，在中心地區，從佃戶，小組長到鄉級幹部，都發現了假減租，此種情形實值得所謂「我鄉減租已澈底了」的地區深刻警惕。

南通中心區萬壽村有一半以上不澈底

南通四安區懷新鄉幹部，起初在萬壽村查了幾天，只查出一家，於是幹部互相說：「我原說萬壽村澈底了罷！」但據區裏調查，這一村的糾紛特別多，不會立權或正在立權的也很多。決定召集懷新等三鄉幹部，在該村實地用漫談啓發及實事調查相結合的方法，教育幹部。六月十日，首先進行打通思想，當區委說明三十多種假減租花樣後，鄉幹說：「這個我們鄉裏也有」會上當即展開漫談，發現了鄉幹部減租的錯誤認識，如說：「減租不澈底我懂，但佃農打退後算盤，生死不說，有什麼辦法呢？」「立權就好了，佃農不找我，我也不找他。」「吃點小虧算什麼，以前四坦都完了。」又說：「低糧要緊，減租沒什麼。」農抗留長認為：「今年減租，要農抗會押佃農完租才行。」鄉長則說：「我以為現在不是減租的時候。」針對這些錯誤認識提出：「我們是不是忘了本」來檢討，並以算賬的辦法來糾正認為「減租不合法」的觀點。在檢討與仔細算帳後鄉幹部吃驚說：「晦氣！這筆帳我徠沒算過，這樣算來，種田沒好處了！」新民鄉幹說：「我家的減租也多完的，我以為田好收得多就多完點。」當晚又召集萬壽，蘇池村幹部一起漫談，從談天，談田，談田禾，談到種田是賺錢是賠本上去。大家一算，一千步田交了租，只餘二十二斤，都說：「只剩了點灰。」這時減了租的也談談得的好處。兩次充分漫談，提醒了幹部。新民鄉幹部說「這樣看來，我們永忠村（過去認為澈底的）至多只有六成已減。」懷新幹部也說：「我們萬壽村只有一半澈底。」幹部思想有了轉變後

掌櫃會議的民主精神，各幹部分散到五個公民組找佃農談話。民兵蔣東達一個組廿一個人，用算的辦法談起，個個發言，尤其是老頭子談得最生動深刻。結果談出有十五家不曾徹底（割田畝六家，明減暗不減一家，不修房子四家，不油車三家，割佃戶溝岸草一家）佃戶還對農流河能提出許多意見，當時選出了小組長。五個公民小組六十六家，有卅四家說出不會徹底，佃戶在漫談算帳後，空催促幹部怎麼辦？目前正預備進一步漫談：『靠那個減租？怎樣減租？』（萬字）

東臺一總村佃戶自己查互相查大家查

東臺三個區集中區幹七人，到三倉區魯西鄉一總村實驗查減，發動佃戶自己查，互相查，大家查。廿三丁幹部分工在該村第六行政組二個佃農小組進行算賬，開始時佃戶大多說『沒賬算』，陳如榮說：『卅一年租部減給我了，如今分收，老板和我蠻客氣，我同老板沒賬算』。丁中其也說：『過去都已倒過賬，算得很清爽』，後區幹舉出魯西鄉佃戶沈昆玉，今年因算了帳才把租倒回來的實例，啓發佃農，組長說『就把丁中其四畝田算一算罷！四畝田二熟收糧三百斤，老板分去九十斤，而須領糧，人工，肥料二百七十斤，收支一對照，還虧了六十斤糧。這待一算，提醒了大家隨即互相幫着算賬，廿四下午，沒有通知，佃戶自動集中了幫着算。陳如榮第二天也來說：『我現在覺到了，我種老板萬維之三十六畝（六畝荒田），起初是包租滴二畝田的收成，作二十八畝田的種糧，三十一年改分收，老板摘去了一畝』。大家算了算，組長方尤驥說：『這就是假減租，還帳一定要算清，我徠『親幫親，鄰幫鄰，和尚幫助出家人』』。計算結果，老板三年半不會減租，共計八百九十六斤，除掉那塊一畝秧田的收成四百五十斤，應分給老板一百七十斤，共被剝削七百二十六斤，崔廣益說：『看起來這樁事很小，倒給他剝去這麼多糧去，前年你倒了六百幾十斤糧，反而爬過頭了』。大家說：『這是呆帳』，隨即決定第二天去和老板算。陳如榮還有點擔心倒不到租，丁中其說：『有帳明算，合乎理由，不愁倒不到。』第二天當面結帳，老板也承認了。再三商議，改倒出糧四百五十斤，在這影嚮下，丁中其種的那四畝田，業主朱慶來自動跑來算清楚。

有一個農小組佃戶陳發文，也算回了四百五十斤；現十佃農小組正在繼續徹底清算中。（卓芳，英才）

唐朱鄉中心村佃農罷免「忘本」的農抗幹部

東合唐洋區唐朱鄉中心村，在查減中進行整理農抗組織，全村佃戶在六月十六日召集大會，改選不能代表佃農減租的村會長崔恒升。丁志有說出崔恒升與業主同凡是親眷，包庇業主不減租。丁去報告鄉農抗會長，崔恒升還找丁祥胡證明，說是減了，丁祥胡當時也在會上說明：「是崔恒升教我幫他證明的」。而杜氏有一份田賣給丁家，崔恒升得了丁家三十元，多量了四十多方田，杜杜氏說：「他欺我不懂」。崔恒升還吞吃了丁年江挑水工資玉米十餘斤。借人家黃豆都放給別人勞些小利。崔恒升的這些「忘本」剝削思想與事實都在會上被佃農揭發了，并罷免了他，推出佃農丁祥浩做村會長（工農通訊員張遠壽）。

幹部在查減中克服了太平自滿觀念 又犯形式主義毛病

南通西區懷新鄉幹部，在葛壽村實驗查減中，用算賬的辦法調查出全村四個公民組六十四個佃農有三十六個不徹底，幹部中以爲「減租徹底」麻木自滿的太平觀念是打破了，但在工作中卻又產生了新的太平觀點——即認爲沒事，今年一定可以徹底，因此就沒有深入到佃農中去研究了。佃農存在的顧慮與要求，大家把「靠誰減租」「靠誰過活」這兩個題目當作「法寶」，如在佃農第二次小組會裏提出「靠誰減租」的時候，事先沒有動員，只通知組長叫佃農來開會，所以會上大家沒有話說，幹部不耐煩的迫問道：「你們看到底靠那個減租？還是靠政府，還是靠農抗，還是靠自己？」好久佃農吳德元才說：「靠政府罷，縣政府雖這裏太遠，我看還是靠鄉公所。」另一個說：「當然靠政府和農抗呀」幹部要大家說出理由來，但佃農說不出，吳德元說：「靠自己的話老早做好了，我來到業主家去說過幾次，他不聽有什麼辦法呀，當然靠政府。」幹部問：「政府是那一個的？」佃農答：「是吳德元老百姓罷。」幹部說：「那末減租還是靠自己了！」幹部還怕佃農不懂，就舉例子說：「政府譬如水車，農抗好比篩子，水車放在溝裏，沒有水上來，非要車不可，所以

減租還靠我們動手」。而最後又沒有做總結。以後佃農反映說：「叫我來猜猜兒，說來說去還是我們說的鵝句話」。幹部則認為佃農「落後」思想打不通，有的幹部則認為：「我們過去包辦代替不對，現在這樣民主又不行！」工作碰了壁，但他們不去檢查自己，反怪羣衆「落後」，於是信心重又降低了。

區委認為這種偏向主要是工作作風的粗枝大葉，不深入不切合實際，工作還停留在會議上，爲「打通思想而打通思想」的形式主義，所以目前各幹部擬分散到各種佃農家去，深入進行調查，耐心的教育與組織工作，並通過這一工作，從思想上糾正以上偏向。

（蔣寧）

加強幹部思想教育

在此次查減運動中，各地許多幹部的太平自滿思想和包辦代替作風，因受到嚴重的假減租事實的打擊而轉變了，他們都比較注意羣衆路線和民主作風，取得了不少收獲，這是大的進步。然而更提高一步來看，他們對羣衆路線和民主作風的認識是不是很正確呢？是不是執行得很好呢？這就難說了。本期發表的南通懷新鄉查減新聞，就給我們一個否定的回答。

羣衆路線與行政路線，民主作風與官僚作風的區別，決不是單在形式上。光是隨隨便便開一個羣衆會，考試一樣與羣衆硬生生地問答一番，決不能稱爲羣衆路線，民主作風。相反，像懷新鄉幹部那樣做法，倒是十足的形式的主義，官僚主義作風，與過去的包辦代替作風沒有本質上的不同。羣衆思想打不通，應該怪誰呢？區委的結論是正確的。

真正真澈羣衆路線和民主作風，一定要真正深入羣衆，耐心啓發其發揮自由思想，傾聽羣衆意見，具體了解其思想情緒，了解其顧慮和要求，再通過以復解釋教育工作，把他們的認識提高一步，在羣衆自覺基礎上把羣衆發動起來。這需要很大耐心與努力，決不是簡單草率的工作作風所能奏效。

據我們所知，像懷新鄉那樣例子，不在少數，值得各地領導同志嚴重注意。不加強幹部特別是鄉村級幹部思想教育，不在工作中首先打通他們的思想，要貫徹羣衆路線和民主作風，是很困難的。

怎樣查出假減租？

作者劉一楠同志是四分區小海區農抗會長，他在查減中爲佃戶利益作想，耐心教育幫助佃人，這種工作作風，是我們大家應該向他看齊的，這裏登的是老劉自己寫他在九龍村的查減經過。

——編者註——

卸掉架子和佃戶接近

我到復股鄉九龍村去查減，住在佃戶丁旭東家，他的老板是鄉武委會委員，我先要了解佃戶生活，地主和佃農團結得怎樣。下去之前，就決心卸掉架子，防佃戶閉門不攪邊，不接近。

我到了丁家，家裏很臟。老頭子板着墨黑的臉，一雙爛臭腿，我和他閒談問他：「你家可會減租呀！他滿口回說：『減了，新四年到的舊二年就減了。』他說時頭一扭，我看老頭子實在有些難弄，要耐心點才好，我到廚房內去，想點火吃煙，順便和老太婆談家常，探探口氣，老頭卻在門口，我想慢慢談罷！

夜裏老頭子也不喊我吃飯，我沒有作氣，他兒子回來了，我想年青的比老頭子好談，把青年的當主要對象，我把自己帶來的油點上燈，寫減租的統計，我問問小伙子租怎樣減法，小伙子回的話和老頭子一樣的，我想一時和他談不出，催他去睡，他偏要問我寫什麼，我便把南邊三渣鄉幾個佃租的佃農、倒了多少坦的租告訴他，他聽完嘆了口氣，我便順他意思問他家怎樣繳租的，他含糊糊糊的回了幾句，我便告訴他：「照政府要規矩，田裏收一担糧老板拿三斗七升半，多的全歸於你的，你躺在床上攀指頭算算，你有沒有吃虧？」

第二天早上，他全家下田，我替他家打掃收拾乾淨，仔兒哭抱仔兒耍。他家人中午回來都笑臉喜形的，煮中飯在靚子飯中插了米飯請我吃，我給他攪和了大家吃，我說：「一棒是苦人出身，不用客氣，我在你家不是一天兩天。」吃過飯，我又和他兒子同去下河挑泥。

打通思想和他說知心話

挑泥時，我和他談談種人家租田苦處，我說：「一年忙到頭，到臨了兩年空空」。他說：「不忙更沒得吃！」我說個例子說：「西鄉樸大寶過去一直是兩手空空，吃穿不全，最近倒了十担四斗多租，家裏便好過多了」，這樣一說他又嘆氣，到挑了泥回去，我又幫助他家扒牛糞，撻了點玉米，到晚上，他家老板來找我，他對我非常之客氣，問我「今年減租怎樣說法？」我只是岔到旁邊去，說年成不好，要大家生產，和他纏了半夜才走。第二天我又起早寫東西，他兒子又問我寫什麼？我告訴他：「北邊有幾個佃戶倒了租要跑港去，我又替他們在稅所裏辦了一點手續，他那個老板比你老板還要兇啊！佃戶租也要回來了，馬上動身跑港，我聽說你也跑港的？」這時他又嘆氣了，恰巧那時來了施減租的佃戶朱仁和，我又叫朱仁和說了地那裏減租的情形，朱仁和就說：「老中央手內，我和老板打官司，吃了三天官司，罰了三担糧，現今我們才翻身了，我們那裏還有個楊家，最近他倒了九担三斗多糧，買了頭牛，大男小女都換了衣裳，他如今做了人啊！」他一聽說又嘆了氣，我想：他思想快要通了。

乘機追問，他終於說了！

這時我便說：「你老板在你田邊轉呀轉的，連一根草也不會放鬆罷！你是烏龜吃火螢蟲兒，自己肚裏透亮的。這到實是你自己的事情，你不是吃虧？」到這時他便說：「怪只怪我死老頭子不好！」我說：「老人家也記不了幾年了，到你變過一世日子啊！」這下子他便說：「實在不瞞你說，老板一直滾減過租，今年我沒吃，跟他借兩斗；他一粒也不肯，上年我叔子給他家推車弄斷他家一椽籬，給他打得混身像花蛇，那年十畝田上收了四担稻，統統交了租還把田收了去，入娘的，我越惹越毒，一定替他揪！」這時他又說：「出老板還有三四個佃戶，都是不會減！我便教他找那幾個跟他要好的人，一人區結起才有力量，倒租也容易，還不能單靠公家。」

他變成積極份子

過一天開會，他東跑西奔找佃戶開會，在會前和會上，他自動的活動起來，教這個或勸那個，決定要一

天功夫大家開會來算清這筆賬，他在佃戶中變成積極份子了。

平順路家口村檢查減租的經驗

秋收結束後，從外村調來了五個工作能力較強的幹部，連本村幹部共二十個人，開始進行查租減租。幹部先學習減租法令，減租算法，及邊府最近關於八個土地問題處理的決定，并把減租中已發現的問題，也提出給大家討論，在討論中發現問題很嚴重，把認為沒問題減租已澈底的思想，轉變到有問題，減租不澈底，非重新減不行。

接着幹部開展反省，檢討法令沒有澈底執行的原因之一，是自己翻了身，問題解決了，不管羣衆的問題，忘記了別人還受痛苦。年年要按法令減一次，還有什麼不澈底呢？二、農會有了問題盡量拖，不負責任，幹部嫌麻煩，發脾氣，說佃戶落後不進步，不給他們解決問題，不懂法令。二五減租後，有的把二五交給地主，佃戶得七五；有的佃戶得二五，交地主七五；按二五減租後，租額也不管了；法令上規定租期五年以上，便都定了五年；法令上規定最高租額不超過三七五，只要不超過三七五就對了，也不照顧實際情況。武委會主任沒有減租，反省時他說：怕奪地，不敢減租，政府雖有法令，但前年因為租地被奪了，今年不想當幹部，沒減租也不敢往外說。村長王任印檢討說：『我是瘡好忘了痛，現在有地有房，今年收了籽租，我沒困難了，還當了村長，就認為已澈底了，我對不起大家。』有的說：我們都是羣衆運動中翻了身的，不是前年減租，那會有我們。』最後，大家一致認為減租不澈底，羣衆發動不起來，我的工作亦作不好。同時不把減租當了自己的工作，是不好的思想。

這樣反省之後，大家下决心要羣衆解決困難。澈底減租，但怎樣辦呢？檢討過去明減暗增不減的原因，是佃農不懂法令，怕地主奪地，怕惹事，現在要把他們的心轉過來，叫他們想通，自動起來檢查，懂了法了，大家組織起來就敢幹了。過去行政命令處罰的辦法，羣衆是發動不起來的，租也減不了，村公所採取雙方和解，問官司的方式也是不對的，今後所有的問題，要經過座談會，羣衆討論來解決。

幹部思想打通後，即分別動員佃農，在個別訪問中，發現更多問題。王石民是『頂地』，前年被地主奪

回實了，沒有地種，變成懶漢，談話時整整哭了半天。還有一個佃戶租地，年限只留一年，在地邊壘岸時租起明年不能再種，便放下石頭不疊睡覺了，經過這樣動靜，佃農勁大了，夜間便來問：「什麼時候？我有問題。」

經過個別動員後，即召集佃農二人，及有土地問題的共有四十多人開會，解釋法令，聯系自己問題進行檢討，首先由幹部自己檢討起，後來以問題的性質劃為三組，增加工資的，減租的，解決土地問題的，反省了一天半，感動了每個人的良心，有二十多人哭了。開會中間佃農增到十二戶，有三戶是明減暗不減，有三戶替地主負担，有一戶是典地變農租地，農春半年未漚，還有一戶是地主騙佃戶的又頭錢。

這樣反省中啓發了減租決心，又找了三戶典型在大會上算賬，把法令重講一次，有兩戶是減租吃了大虧，有一戶是經過減租，生產提高，不遭災荒，時光鬧好了。這樣對比一看，教育意義很大，李張則租地一畝二，產糧八斗四，四〇年地主分糧四斗一，荒了二年，有二年歉收不應分，按法令減租，應退租二斗八升八，草百斤，還有個荒坡不應交租，但交了三石四斗，應退還，三十一年因倒租被奪地一畝二分，應賠償失三石，地仍倒租。郭學則租地四畝三分，出租大斗六石，不够吃，每年當長工，三十一年孩子上冬學，償了法令，減租後，倒租七石，翻身了，買租地爲死契，買驢一個，買羊兩隻，不當長工，在家修地開荒，多打糧石四石，不受災荒，計算明年除吃，還要有餘糧。

人家算着算，在牆上算，用算盤打，找幹部問，總要弄明白，吃了大虧的也通了，副村長說：「以前我聽說自己是被剝削窮了，但不信，總以爲是年景不好，收不上糧了，現在可明白了，我每年只應出租三斗，結果出了六大斗，後悔不懂法令，吃了大虧。直到郭學則因減租翻了身，檢討到自己不敢減租，現在還是受罪，吃虧真不小。」

這時發現兩種情形，一種是埋怨幹部不好好減租，吃了大虧；一種是害怕幹部，過去因幹部處分不減租佃農，有問題不敢提。爲了解決這個問題，密切幹部與羣衆關係，徹底執行法令，便成爲一個重要問題。於是逐漸把自己反省中心，放在幹部不關心羣衆痛苦，減租不能貫徹的原因方面去。

村長王任印說：「我現在有吃有穿，忘了大家，我認爲減租是減過了，誰還知道有怎麼多問題，我光想

着我村的工作攪的好，不會有什麼問題，這是我的不對，我是共產黨員，是大家把我選出的，不是前年羣衆運動，我比大家受罪還深，現在我想過來了，一定要把減租減徹底，使大家都翻身。」

政治主任郭雙龍反省說：「我也是租種地的，八路軍救起我來，我光想鬧好自己的時光，沒照顧大家，去年處理租地問題違背法令，偏心地主，還罰佃戶十個工，結果租也沒減了，農民因地被奪沒有地種，我罵他是懶漢，餓死也活該。這實在不對，忘記了地主和我要租時是怎樣的難過。現在我大對不起大家，就是我的不對。」（又哭起來了）

武委會指導員說：「我想這不是我的工作，我不管，可是我被大家救起來的，又不管大家，是不對的」。農會主席說：「我種地忙，沒管大家，法令不懂，叫大家都跟着吃了虧，我一定要學法令，給大家解決問題」。副村長，武委會主任說：「過去不減租就是怕奪地，怕『變天』，後來會算，就以爲減了沒問題了，現在可要徹底弄清楚」。

接着是羣衆的討論，佃農胡有則說：「我們誰也不怨，只因講『良心』，怕『天變』沒有減。郭大福說：『我不懂法令，不知怎減，怕地主把地奪了，全家就餓死。』秦張順說：『地主告我『幹部問你，就說減，不給你防以後種不上地』！現在我懂法令了，一定要減租。』王石鑾說：『雙龍罵我餓死活該，我心裏真難受，誰知道地奪走：我老婆也離婚了。』直檢討到天黑，大家仍勁兒很大，情緒很高，經過這樣動員教育，幹部，佃戶，羣衆都作了反省，接着是解決問題。

附 錄

劉鄉長的事務主義作風與官僚態度

這一材料係記者在××大會上所搜集，故內容還不够充實，特別在最後「轉變」一節，更不够完整明確，但劉鄉長的事務主義作風，與領導上所採取的官僚主義態度，直至目前爲止，還是各地羣衆工作中相當普遍的現象，故特刊載。以供各地克服此種偏向之參考。

劉少卿是靖江長安區安武鄉鄉長，他平常總是不相信別人工作會攪得好，因此不管什麼工作，都要親自出馬，一個人東跑西奔忙得像個「沒有蒼蠅亂鑽」。平時老百姓的大小糾紛，請到鄉長，他又怕人說：「鄉長搭架子」，於是一去得化上半天，又少不了老百姓備一頓酒飯。

不相信別人的力量，也就不會很好去發揮使用幹部力量，劉鄉長更使自己陷於「孤軍奮鬥」，形成鄉級幹部之間工作不能取得密切配合，正如老百姓所說：「海安鑼鼓各敲各」。

在一級的工作佈置與進行，基本上沒有脫離出單純的會議方式，這一方面當然區委要負責，但鄉長也一貫認為：向羣衆開會宣傳任務，就算佈置工作，如去年參軍運動中，鄉長自參加縣裏大會，區委擴大會，區政擴大會，回到鄉裏，上級怎麼說，他也怎麼講，於是照搬一套；開支部大會，鄉政擴大會，士紳代表大會，鄉民大會，村組長聯席會，其他還有農抗會，工抗會，婦抗會，一連串的會議，就忙得頭暈眼花，盲無頭緒，化去了不少時間。就在平時，區裏難得隔一天沒有通知開會，多時甚至一天幾次。農忙時老百姓更討厭開會，但鄉長爲了完成上級任務，夜裏開會，老百姓不肯來，他就會親自跑上門喊到半夜。

一件工作沒有做完，上級又佈置下另一件工作，因此一連串的會議又加上了一連串的中心工作，鄉幹覺得工作太多，中心工作與一般工作又不會很好聯系配合。另一方面又由於劉鄉長那種「沒頭蒼蠅亂鑽」的代替包辦事務主義的工作作風，於是更使工作來不及做，一天一天積壓起來，以致任務不能如期完成。形成上看劉鄉長工作表現得很積極，但實際上不但「吃力不討好」，而且使劉鄉長日漸脫離了生產，脫離羣衆和家庭，甚至於引起羣衆與家庭的不滿。

劉鄉長家裏種有十二畝田，一個老婆，一個小孩子，一對八十多歲的祖父母，勞動力非常缺乏，他沒有參加工作前，除了自己做活計外，還獎請十多個工，現在卻獎請到五十個工，劉鄉長不但無從有空隙去照顧家庭，而且連農忙時也幾天不回家去，他祖父說：「過去別人做鄉長，都發財，買田地，砌房子的，你現在做鄉長，家裏卻一天窮似一天，連活計也不做了。」他說：「吃了公家糧，就是公家人」。去年拔黃豆的時候，祖父去向縣委要求，要求孩子不吃公糧，插空再來幫助工作，急得磕頭，縣委安慰他回去，說馬上組織伴工隊來幫助解決困難，但以後仍舉沒有做到。於是劉鄉長祖父提出要分家：「這個家我不當，你出去我就

和你分家，你把老婆仔兒帶出去。」

在這樣家庭不滿情緒的影響下，劉鄉長也覺得家裏的確一天比一天窮，不像某些人家一年比一年發財，自己領糧不夠用，反而虧空了。同時他又感覺到上級對他苦處不了解，不調查他工作實情，自己既「勞而無功」，就是做了九十九樁好事，也沒有表揚，一樁不對反倒就批評一頓。在某次區政擴大會上，區長公開批評他，說他思想上有毛病，工作不負責，以為自己是個實驗鄉，便自高自大起來。當時他不能虛心接受，對區長很不滿，心想：「爲什麼不和我個別談話打通思想？區長的威信寶貴，我們那裏就不愛面子嗎？」他越想越氣，工作情緒低落，而且作更消極的打算：「不好就不好，撤職就撤職，橫豎不願做工作了」。縣委組織幹事參加支部會，他便提出：「做革命工作沒好處，做得好上級沒好處給我，做得不好就是吃批評」。

他又看到五、四、五、日、部、鄉裏治安員忙時在家做了活計，上級說他「工作不負責」（黨性不強）就撤職了，心想自己不如趁早脫身，但如果被撤職那反沒得「面子」，於是便向上級要求，但上級反說他「革命人生觀沒確定」——「一個革命者，應犧牲一切，爲革命服務。」並說他：「一半革命，一半顧家庭是半條心」。劉鄉長遭受了這頓批評之後，不但無從認識自己的毛病，反而覺得：「這些道理我不是不懂，但用這套方法來批評我，我越被批評毛病越重，也越倒臺了」。

當時領導劉鄉長的同志，基本上了解不深入，單純認爲：「幹幹脫離生產，還要拚命去顧到家庭，竟爲家庭生活而妨害工作，脫離工作，這是存在着農具自私自利的落後意識，對革命半條心幹部」。採取了主觀的「警告批評」，與「討厭」的態度，對忠實積極而主要由於工作上犯事務主義，與缺少正確工作方法；家庭困難不能解決而引起工作消極的幹部，沒有站在愛護的觀點上，適當的解決他的實際困難，沒有多從思想上教育。多爲他想辦法，明確的交待任務，與幫助他提高工作能力與政治水平。

隨着整風運動的普遍開展，幹部領導作風也隨之轉變。區委首先調整了安武鄉鄉政委員，更換了不負責任的幹部，一個工作來時，主要在鄉政會上集中討論，解決問題，以後即具體分工進行，使各部門健全起來，如徵糧工作由財經委員負責主要責任，一般民間糾紛，便由調解委員會去處理，這樣就減少了鄉長的負擔。同時幹部之間進行了生產伴工，過去每個幹部家裏都是要請人工的，但進行伴工後，便不要請一個人工，如

此解決了幹部工作與生產的矛盾，和幹部與家庭不睦現象，劉鄉長作風開始轉變之後，情緒與工作積極性亦開始有了進一步的提高。

（冒雨吉）

2.0